



译学馆译丛

The Life of Learning

学问生涯

[美]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

[美] 斯坦利·N. 卡茨 编

吕大年 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The Life of Learning

学问生涯

[美]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

[美] 斯坦利·N.卡茨 编

吕大年 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问生涯 / (美)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 (美) 斯坦利·N. 卡茨编; 吕大年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9

书名原文: The Life of Learning

ISBN 978-7-308-17409-1

I. ①学… II. ①道… ②斯… ③吕… III. ①人文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9088 号

学问生涯

[美]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 [美] 斯坦利·N. 卡茨 编 吕大年等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周 运

责任校对 王 军 夏斯斯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0千

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409-1

定 价 5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The Life of Learning:

the Charles Homer Haskins Lectures of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by Douglas Greenberg, and Stanley N. Katz

Copyright © 1994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2016-415 号

谨以此书之出版向弗雷德里克·布克哈特致敬
并缅怀 R. M. 卢明斯基和约翰·威廉·沃德

前 言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CLS）创立于 1919 年，其宗旨在于扶持美国人文学术，并担任美国学术研究的海外代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最初由十二个学术团体组成，目前已包括五十三个会员团体、一大批作为准会员的高等院校机构，以及服务于其他地区人文学科事业的七个关联机构。在它的卓越历史进程中，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以学术奖金项目的形式，为数以千计的研究者提供了资助。它借此而协助出版的图书专著，亦是不可胜数。它的有效参与，几乎遍布于人文教学与研究的各个层面。

约翰·威廉·沃德在 1982 年担任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时决定：为了纪念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致力于顶尖学术与教学发展的传统，应当每年邀请一位杰出的人文学者举办一场以“学问生涯”（Life of Learning）为主题的讲座。他进一步提议：讲座可冠以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姓名。作为一名成绩斐然的学

者兼教师，哈斯金斯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创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且担任过协会的第一任董事会主席。

沃德对哈斯金斯讲座的定义是：它不应是寻常意义上的学术工作，而应当代表某一位仍然活跃在专业领域的资深人文学者展开自我反思的契机。这位学者拟将担任的角色，是围绕自己当前学术成就的主体，以及导致它形成的个人与智性力量，而提供某种不同寻常的思考。于是，在寄给第一位哈斯金斯讲座嘉宾梅纳德·迈克的邀请信里，沃德写道：

我们的意图，是邀请每位年度嘉宾对自己毕生治学的经历，以及学问生涯里的各种想法动机、偶然决断、满意（和不满）的事情进行反思；并通过自己的生平经历，对更大范围内的体制学术生活进行探索。我们希望，演讲者无须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能与其他学者分享个人独有的学问生涯历程。

比尔·沃德将自己的观点阐述得如此精雅，所以自 1983 年以来，这些话语一直出现在每年寄送给哈斯金斯演讲者的信件里。哈斯金斯讲座带来的荣耀，就像沃德的优雅文辞所体现的那样，已经被证明是充足吸引力的保证。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候选人拒绝了讲座邀请。

为哈斯金斯讲座遴选年度嘉宾的难题，被交给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团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皆属于协会的正式

管理机构，并且分别代表不同的会员团体。它们每年在成员当中挑选并重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审批协会的新晋成员，并向协会工作人员提供年会项目的建议，同时挑选哈斯金斯讲座的嘉宾。历年以来，委员会向各学术团体会员征集建议，并且召开年度讨论会（类似于判断众多伟大艺术品的相对优劣），然后挑选出第二年拟邀发表演讲的学者。确实，那些被认为适合举办讲座、但目前尚未获邀的学者名单，看上去就像是一份册页极薄的《名人录》。不管怎样，一旦人选确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就会向受邀嘉宾寄送信函，其内容则与比尔·沃德在 1983 年撰写的那封邀请信几乎一致。

虽然受邀者从来都予以肯定答复，但在他们的犀利言辞里，却可以看出哈斯金斯演讲者在面临各自任务时的高度严肃感。梅纳德·迈克是系列讲座的首位讲演者，他回复道，尽管他很高兴接受这份邀请，但“我终于明白克尔凯郭尔说的恐惧与战栗是什么意思了”。几个星期过后，他在与沃德处理一些具体杂务时写信称：“越来越要吓死人了。”

迈克的精彩演讲为后续者开创了先例，许多人都要求提供以前的演讲稿作为参考。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在 1988 年接受邀请后，索取了先前所有的演讲稿。他的理由是：“它们可以帮助我理解并遵循这些讲座的预期格式和内容。”他还以独特而得体的口吻写道：“[我]倍感荣耀，并愉快地接受这次邀请。希望能够不负所托，尽管我已年近老迈。”

弥尔顿·巴比特在受邀举办讲座时，也对它代表的荣耀进

行了评价。不过他提醒道：“我要在鸡尾酒招待会上弹钢琴，这一项要额外收费。”弥尔顿·阿纳斯托斯在收到邀请后喜不自胜，他写信称：“它把我带到了毕生事业的顶点……”卡尔·休斯克以前曾担任协会代表团的执行委员会委员，所以他应该清楚自己究竟是从怎样的竞争之下胜出。他的话很直白：“您这封信的内容委实让人惊喜。我在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反复掂量这项任务，并充分认识到其中的一些困难——这比我在执行委员会评估候选人时的困难程度更显真切……无论如何，我将尽力而为，为了不辜负这项如此具有标志性的荣誉，而它的颁发机构在我心目中又是如此亲切。”

所有的反馈都体现出一种谦和。尽管每位受邀者的业绩，似乎足以让他们无须如此低调。不过，有些人则坦承自己感到非常吃惊。安娜玛丽·席梅尔在信中说：“我看到〔邀请信〕时觉得格外吃惊。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们会挑选我举办这项杰出的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讲座……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不过我有些犹豫：到目前为止，许多伟大的学者都参加过同一系列讲座，而我是否需要再去讲一场……”没有哪位哈斯金斯讲座嘉宾比唐纳德·迈尼格的表述更加精彩了。他在收到邀请后写信说：“昨天收到了你们这封令人吃惊的信件。我带回家跟妻子一道看，然后把它放到桌上，第二天早上再去看看它还在不在——它是不是真的。”

这些演讲内容的本身，充分证明了委员会在遴选人员时的睿智，以及诸位演讲者在对待这项任务时的审慎持重。偶尔有

些时候，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也会与某次演讲前后分别担任过嘉宾的人士进行沟通。卡尔·休斯克在读完唐纳德·迈尼格的演讲稿后，写信评价它的优雅行文，并觉得这篇讲稿让他对迈尼格的地理学科产生出全新的欣赏体会。迈尼格本人则坦承，“在极其愉快地完成了哈斯金斯讲座之后”，他觉得自己都没能好好感谢一番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邀请。不过，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体验描述，或许能让所有的哈斯金斯演讲者心领神会。他表示，希望“代表团、董事会，以及听众们……对整场讲座的享受程度能够达到我的一半。尽管我感觉这有点儿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光衣服，但这次讲座却让我有机会审视自己生活中的某些层面……这是……一次让人铭记在心的经历”。

每一年聆听讲座、随后将它们逐篇付梓的经历，也同样令人难忘。这些讲座所代表的集体智慧与思想理解，在多年间逐步累积。比尔·沃德预言它们最终将结集汇编为一本精彩的小书，已然被证明是真知灼见。所以说，这一册书的出版构想，在沃德计划第一批系列讲座时即已产生。不过，这些计划每年都在递增添补，因为每位演讲者在思忖学术生涯的意义时，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我们这些有幸在现场聆听到原始讲座内容的人，也愈加意识到：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关个人生活与事业的视角，也给最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研究发展提供了视角。确实，它们是书写战后美国智识史的第一手关键材料。这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整个系列讲座都值得出版。

对这些汇编讲稿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和评注，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放弃增补一篇诠释性的文章。因为我们知道，阅读这些文本时的一项至乐，就是从中发现大大小小的惊喜。过于精细的导读，会把这些惊喜之处展露无遗，从而削减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的高度愉悦。

本书收录的哈斯金斯讲座内容，与现场演讲的原貌完全一致。仅个别篇目里删除了纯属应景的谈话内容。书中还酌情标明了演讲者当时附属的机构名称。玛丽·罗莎蒙·哈斯在1984年的演讲内容则未收入此书。哈斯教授结合当时的情境，并参照相关笔记而发表了演讲，但最终未能向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提供一份可供出版的文本。我们很遗憾书中缺少了她的这次演讲内容。

本书编辑者要对每一位演讲者表示感谢。为了让这本书得以迅速出版，他们提供了恒定可靠的协作支持。此外，本书涉及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整个历史阶段和三任协会主席指导下的讲座系列，芭芭拉·赫宁为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行政支持。对于她的支持，以及她对美国学术团体协会运营过程中其他众多关键事务的关注，本书编辑谨此表示最为深挚的谢意。

自1987年以来，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出版社的执行总编坎迪丝·弗雷德以专业水准监制出版了“不定期论文集”（Occasional Papers）系列，并且指导了最近七篇哈斯金斯讲座文稿的首发工作。对于这些付出，以及她为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出版项目而

付出的不懈努力，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谨以此书向弗雷德里克·布克哈特致敬，并缅怀 R. M. 卢明斯基和约翰·威廉·沃德。这微不足道而迟来的敬意，是为了感谢他们三位在担任协会主席期间为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做出的奉献。更重要的是，他们勉力支持众多学人的求知生涯，在多年里给不计其数的学者带来了无名的馈赠。弗雷德里克·布克哈特凭借他对学问生涯的热爱，并且作为《查尔斯·达尔文书信集》的编辑，作为一位拥有超常智慧与谦逊品格的人物，仍然在激励着我们。他时常造访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办公室，而本书编辑则热切期盼着他的每一次到来。我们崇敬他以往的学术业绩，并赞赏他继续取得的成就。鲍伯·卢明斯基曾经为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服务多年，先期担任董事会主席，后来又担任协会主席。沃德则以非正式身份为协会服务了将近三十年，继而在 1982 年担任协会主席。当他遽然辞世后，协会主席职位一度空置，而卢明斯基则适时回归，继续担任了一年的临时主席。所有认识弗雷德里克·布克哈特、鲍伯·卢明斯基，或比尔·沃德的人，都不会怀疑他们都属于本册书里的哈斯金斯讲座团体。他们三位，是学问生涯的醒目榜样。

纽约

1993 年 9 月

D. G. (道格拉斯·格林伯格)

S. N. K. (斯坦利·N. 卡茨)

(李晖 译)

目录

1	1983 梅纳德·迈克
26	1985 劳伦斯·斯通
57	1986 弥尔顿·阿纳斯托斯
81	1987 卡尔·E. 休斯克
113	1988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
136	1989 尤迪斯·施克拉
161	1990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185	1991 弥尔顿·巴比特
220	1992 唐纳德·威廉·迈尼格
250	1993 安娜玛丽·席梅尔

1983

梅纳德·迈克

（耶鲁大学英文系杰出教授）

梅纳德·迈克（Maynard Mack，1909—2001），生前系美国耶鲁大学英文系杰出荣誉教授，著名蒲柏专家和莎士比亚专家。其《蒲柏传》最受世人称道。曾任美国人文文学界诸多要职。

《学问生涯》是他在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1983年年会上发表的演说。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于1919年，现由七十个学术团体组成，旨在加强人文学科及一切相关社科领域之间的交流，促进美国人文文学的发展。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也是美国人文文学最高学术水准的集中代表。

1982年，学会时任主席约翰·沃德（John William Ward）提出一项重大改革，即每年遴选一位杰出人文学者，请其以“学问生涯”为题，到年会发表演说。

翌年，年逾古稀的迈克教授遂成获此殊荣第一人。而他这篇开山演说亦成为后来者每每援引参照却难以逾越的标杆。“我断然无法像他那样，既睿智又谐妙，既博雅又解颐，统统熔于一炉。”——1985年的演讲人、著名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教授曾如此叹息。或许这正是迈克绝妙好词之绝妙所在？

谈古论今，旁征博引，说的是二十多年前美国人文学界之种种怪现状。而今天，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读之，是否不禁莞尔，亦心有戚戚焉？

199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曾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前十位演讲人的讲词结集出版，唯删去其间二三应景闲语。此举固于讲词主旨无害，但就迈克吐属而言，终嫌缺憾些许。为求全豹，译者仍据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官网所刊原稿移译，要的还是睿智、谐妙、博雅、解颐。一个不能少。

梅（Georges May）教授介绍我的一番溢美之词，让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故事。二战结束，丘吉尔卸任首相后，哈罗公学请他回母校，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丘吉尔觉得理当效劳吧，于是欣然前往。校方在典礼上对他的介绍也是不吝美言，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对我的介绍一样，不过他是当之无愧啊。

丘吉尔没有给人夸晕过去，他站起身，对毕业班的学生说了一句：“永不放弃！”然后坐下了。

我想，大家会同意我的说法：这是迄今为止你们听到的最最令人难忘的毕业致辞，同时也可能是对咱们在座诸位孜孜以求的生涯——学问生涯的最富睿智的点评。天哪，他们怎么把我给挑了出来——我想黑话该叫“指派”吧——叫我来谈谈学问生涯。这背后的缘由，你们不清楚，我同样也不清楚。我琢磨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明天十点半的大戏开场前，也没准就在楼上的酒吧今晚开张前，得有人先来垫个场。二是在座的诸位虽然学问都比我大，但年龄也大过我的却没有几个。我已经从神秘的造物主那里多要了三年半的阳寿，现在一到下午，只要周围安安静静，我就能听见自己的脑细胞在迅速地死去，噼噼啪啪的，像爆玉米花一样。而这，我一下意识到，正是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看重我的地方：他们是要拿我出来展览呀，就像过去埃及人在盛宴开始时，每每搬出一具骷髅来示众一样。我能够听见董事会上的窃窃私语：“要想激励这帮教授们好好想想，没有谁能比这个发了霉的老教授更合适了：这事要趁早，别等他们也变成他这样。”所以，女士们、先生们、金童玉女们，可得好好想想啊。埃克斯特教堂的墓地上立有一块旧墓碑，上面刻有这样的话：“你们在我身上看见的缺点，务请避之。看清楚。还有事要做。”

我说些什么呢？他们给我的要求是稍微多些个人色彩，甚至不妨叙叙旧。实话实说，我起先真的坐下来，为此专门炮制

了一篇煞是简妙的自传。我觉得蛮动人的。有些部分能让你们眼泪汪汪。不过，我太太可不让我就这么交差了事。她一字一句地过了一遍。我写的东西，她都要这样检查的。这篇自传花了她一些时间，因为凡是我标出“停，恭候掌声”的地方，她都一一照办，稍事停顿。不过，看完之后，她抬头说：“这不行。”“什么不行？”我回道。我这人小有辩才。“说你十七岁读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1]的那段，”她说，“没人会信的。他们会觉得你这是应景讨好的话。”“可我的确在十七岁就读了哈斯金斯的书呀，”我说，“我记得他本写12世纪文艺复兴的书刚出版时，家里有一本，我就读了，那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年。还有，两年后，我甚至读到了他的《大学之兴》。要不是看过这两本书，我没准都不会干上这一行呢。”

太太不以为然。“人家还是不会信的，”她说，“还有啊，你这里节外生枝，扯了一大篇解构主义批评，说这如何大大解放了你，你又如何把这全都归在斯威夫特的名下。我不明白你拉扯这些干吗。你很清楚，这跟斯威夫特扯不上一点关系，全是从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来的。这话你都跟我说过多少回了！”“可那说的是理论，”我应道，“斯威夫特才是第一个实践者……你记得《木桶记》里的三兄弟吧？他们怎么处理父亲

[1] 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 (Charles Homer Haskins, 1870—1937)，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首任主席。协会年会讲座设立之始，即以其名冠称：“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奖系列讲座”。——译者注，下同